

# 留在开山岛的牵挂

■吴秀文



前些天,接连接到两位老首长的电话。一位是江苏省军区原政委李笃信,一位是江苏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吕先景,两位老首长都是开腔就问:“过两天就是27号了,还记得是个啥日子不?”

当然记得!27日,一个与英雄有关的日子,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2018年7月27日,我们省军区一名优秀民兵——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首任所长王继才倒在了岗位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永远守开开山岛,直到守不动为止。

2021年7月27日,是王继才的3周年祭日。

—

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因数十年坚守孤岛而被人们熟知。今年6月18日公映的电影《守岛人》,就是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拍摄的,赢得众多好评。

还记得,2010年7月的一次国防动员工作调研汇报会上,时任省军区政委的李笃信,专门汇报了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坚守孤岛24年的模范事迹,特别提出将其作为重大典型进行广泛宣传。他动情地讲道:“王继才、王仕花夫妻20多年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地守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精神默默无闻。”就此,拉开了大范围宣传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事迹的序幕。

随后,在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汪晓荣的推动下,多家媒体记者先后登岛采访,与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同吃同住、巡逻守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许多记者都是含泪记录下这对夫妻的守岛

日常。2011年1月,刚接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吕先景,又登上开山岛,进一步掀起报道热潮。随后的几年时间,在省军区和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共同关心和推动下,王继才、王仕花夫妻哨感人事迹逐渐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山岛精神与周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4种革命精神一起被列为江苏要学习倡导的精神。

二

2011年,照片《两个人的升旗》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这幅照片也许没有高超的拍摄技巧,却直抵人心。

照片的拍摄者是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摄影记者王冠军。至今,他依然感触很深:“一根竹竿两个人,数十年每天坚持升国旗,在孤岛上的这份坚持让人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动。他们升起的不仅是一面国旗,更是对信仰信念的坚守、对职责使命的坚持。也许姿势不够标准,但立起的是中国人的昂扬姿态。”

“守岛就是守家,国安才能家宁”,这是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信念,也是他们一生的坚守。2012年10月底,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连俊义带领报道团队登岛采访。他在一棵苦楝树上看到一行刻字——“钓鱼岛是中国的”,不解地问夫妻俩是怎么回事。王仕花从王继才气愤的语气中接过话茬:“前些日子,老王从收音机里一听到日本琢磨中国钓鱼岛的事就来火。老王气不过,就在树上刻下了这行字!”是啊,孤岛不孤,因为他们的心始终与国家连在一起。

那次,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五星红旗——我为你

骄傲”国庆文艺晚会,还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现役官兵代表、原“天安门国旗班”几任班长共同接受采访。在候场时,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田亚威干事向国旗班的老班长们介绍了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情况,几位老班长深受感动,表示有机会一定去岛上看看。

考虑到王继才、王仕花夫妇是第一次到北京,在进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之前,我们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特别旅行——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游览八达岭长城、看奥运场馆。在游览长城时,许多游客认出了他们,争相与其合影留念。随行的江苏媒体记者刘阳兴奋地说:“王哥王姐,你们成名人啦!”

2012年元旦,开山岛举行了一次“特别升旗仪式”——“天安门国旗班”首任班长董立敢捐赠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五星红旗、第八任班长赵新风捐赠一座不锈钢移动升旗台,天安门警卫支队副参谋长刘建光、国旗护卫队班长常超与王继才、王仕花夫妇共同升起新年第一面国旗。

从祖国的“心脏”到黄海前哨,他们为了同一面国旗走到一起。他们升起的不仅是一面旗,还是一片赤诚,捍卫的是国家的神圣尊严。

三

守岛苦不苦,摸摸王继才钢钎式的双手就知道,看看他胳膊和腿上长满的豆大的白点就知道,瞅瞅王仕花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就知道!但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这种有苦不说苦,有难不畏难的劲头,更让人动容和牵挂。

“这样替我们守国家的人,我们必须耍爱护好他们的小家。”省军区专门研究决定,由连云港警备区积极协调,

## 板 凳

■张长国



“哗哩……”大雨不停地下了3天了,鲇背之年的刘老汉从屋里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隐隐有些不安。他想起新中国成立前这片土地上的那次大雨。当时家里穷,大河决口,雨水泡塌了茅草土屋,一家人流失失所,没人管没人问,直到水退后才回来重建家园。眼下,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势头。

吃过儿子送来的早饭,刘老汉正准备再看新闻,忽然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冒着雨雾冲进了院子。其中一个军人大声喊道:“老大爷,水头马上要来了,赶快转移!”刘老汉环顾了一下屋里,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把几本证件和自己坐了几十年的小板凳拿上了。军人背着刘老汉上了北边的河堤。这里是周围最高的地方,不少村民已经被

转移至此。

刘老汉在堤上的雨棚下放下板凳,坐了下来。这个小板凳还是土改的时候分的,小巧玲珑,光滑黧黑,表面好像能渗出油来。更难得的是,它可以拆卸组装。几十年来,刘老汉将其视若珍宝。前几年,有个走村串户收旧家具的人见了,说这是名贵木头的做的,想以5000元的价格收走,刘老汉没同意。

看着大堤上来回奔忙的“迷彩绿”,刘老汉又想起当年支前的事来。几十年过去,他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楚。淮海战役中,他是村里的支前民工,在深冬推着独轮车到几百里外的战场上送粮食。一次,遇到敌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运输队边上,来接应的一个战士猛然把他推倒,压在身下。炸起的冻土埋了他们一人,他啥事没有,掩护他的战士却负伤了……

忽然,大堤上一阵喧哗,“有人昏倒了!”一个军人被抬进雨棚,众人赶忙让

出一块地方,撑开毯子。刘老汉这才看清,躺在毯子上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迷彩服早已湿透,眼睛紧闭,嘴唇干裂,两腮通红。旁边的一个乡亲摘下战士的帽子,用手在额头上试了试,“呀!他发烧了,体温还不低。”这时,另一个战士带着哭腔说:“这是我们史班长,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另一个乡亲说:“赶紧喂点白开水……谁拿退烧药了?”雨棚下的人们赶紧忙活起来,不一会儿,找到一盒药,可没有白开水。几个战士打开水壶,一天一夜的奔波,早已涓滴不剩。“谁还有矿泉水?”一个乡亲大声问道。雨棚下一阵沉默。“不是正下大雨吗?接些来,烧开了喝!”有人提议。

烧开的雨水不一定卫生,但眼下只能试试这个法子。有人拿出小瓷盆接雨水去了,有人找了几个砖头垒成土灶。雨水接来,放在灶上,可上哪里去找干柴呢?有乡亲从孩子书包里拿出干燥的厚厚一沓练习本,一个战士说:“大婶,这是孩子的作业,不行啊!”“什

么行不行的,作业可以再写,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婶一边回答一边看了一眼身边的孩子,小男孩坚定地点了点头。可战士还是不同意。再说,这些练习本也不足以烧开这一小瓷盆雨水。

这个时候,坐在一旁的刘老汉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说:“老伙计,这回该你真正发挥作用了。”只见他三下两下拆开小板凳,把木料递到准备烧火的乡亲手中。

“三爷爷,你……”烧火的人愣了。大家都知道,这板凳是刘老汉的宝贝。“别作声。”刘老汉努了努嘴。烧火的人慢慢接住木料,眼睛有些湿润。

火苗舔着盆底,瓷盆里的雨水冒出热气,水开了。不长时间,温开水就送到了昏倒的班长口中。

这个法子真管用!过了一会儿,班长慢慢醒来,并服下退烧药。此时,一阵奇异的香气从雨棚下散发出来,弥散在空气中、大堤上、人群中。任凭再大的雨雾,也不能冲散这香气……

## 兵魂永不褪色

■张继宗



嘴角上扬露出憨厚的笑,朴实外表包裹着火热的心。他,是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杨柏法庭书记员邹华,人们口中的“邹法官”。2021年7月,邹华被评为巴中市第七届“十佳复退军人”。

面对荣誉和采访,邹华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语气坚定地说:“我当了3年兵,我一辈子是个兵。”

1990年3月,邹华从通江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应征入伍。在大西北军营的3年时光,他获得多项荣誉。战友笑说,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与吃苦耐劳的品质,是他自带的光环。

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后勤服务……

军营生活锻造出邹华一身胆气、满腔虎气、坚持正义、不畏邪恶的品格。这逐渐成为邹华的人生本色,也成为支撑他言必行、行必果的信仰。用邹华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兵魂!”这兵魂,被他复员时带出军营,带回了家乡。

退伍回乡,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兵魂都是邹华的心灵标签。身边的同事爱用8个字来形容他:认真、仔细、负责、敬业。他则用8个字来要求自己:公平正义、司法为民。这是法庭墙上印刻的醒目大字,他说,这与他心中的兵魂高度一致。

邹华多次被表彰为“调解能手”,因为他总能用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当事人分析法律事实、法律道理与利害结果,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邹华说:“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时代主题,让有理

的打得赢官司,让没钱的打得起官司。”为此,他一直在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邹华积极响应人武部的紧急召唤,第一个申请加入民兵应急救援分队,并担任班长,奔赴抗震救灾一线。他带领13名救灾队员在重灾区战斗16个昼夜,让兵魂闪耀在抗震救灾现场。

1993年,邹华在通江县稽征所工作期间,县木棕厂发生火灾。邹华在救援中受伤,眉毛头发被烧光。家人和朋友看见他,吓了一跳,他却戏称自己为“无眉大侠”。

2011年夏季,通江县陈河乡突发大火,瞬间淹没农田、村庄与河道。紧急关头,邹华迅速加入抢险救援队伍,在救灾一线连续奋战5昼夜。

“有蚂蚁的钻劲、野马的闯劲、牛

皮的韧劲、橡皮糖的黏劲、飞蛾扑火的狠劲。”这是邹华在双拥工作中的“笨方法”。瞧,每年的军民联欢活动、军地茶话会,有他忙碌的身影;每年为警民共建单位传授安保知识、培训安保技能,有他奔波的脚步;每年为退伍老兵开办就业和择业专题讲座,有他滴落的汗水。有困难能随时呼叫“邹法官”的军烈属打趣地说,他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因为他的联系方式与职责范围全都清清楚楚地印在“警民亲”联系卡上……

梁启超曾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这句话在邹华的心中珍藏多年,引导他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一朝为军人,终生有兵魂。从军营到家乡,他迈出的每一步都闪烁着奋斗者的光芒。



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牛入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瑰丽篇章。牛不仅可以直接参战,也可用于止战。比如,战国后期,齐国名将田单大摆火牛阵溃燕军;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刀火牛”败曹兵;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犒赏牛”退秦军。进入近现代以来,天津义和团痛击租界联军以牛蹶雷与红军解放吉安时以牛冲锋打开攻城通道,均为牛战典例。

先谈田单“火牛”溃燕军。战国时,燕国联合韩、赵、魏、秦等国大破齐军主力,燕军趁势深入齐国腹地,连取70余城。齐国仅存即墨等两城未被燕军占领。齐危亡之际,困守即墨主将田单先用反间计,后用“绝境求生”计,又令精兵埋伏,而以老弱妇孺守城,适时派使臣诈降。燕军信以为真,更加懈怠。田单见时机成熟,秘密征集千余头牛,角缚利刃,尾扎油浸芦苇,(牛)身披五彩龙纹外衣。后将城墙秘开多个洞口,于一个夜晚驱牛至洞处,下令点燃牛尾芦苇。受惊之牛狂奔冲燕军营垒,绝境求生、求战心切的齐军将士紧随火牛勇猛出击。燕军以为神兵天降,惊恐失措,溃不成军,疯狂逃窜中被火牛踩踏而死、刺烧而亡者不计其数。齐军乘胜追击,杀死燕将骑劫,并一路收复齐国失地。《史记》对此有详尽记述:“骑劫即墨,田单取牛千头,衣以五彩,束茅其角,缚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壮士五千,衔枚随其后。牛出火明,所触皆死,壮士因击之。城上士大噪,燕师大败,骑劫死。乘胜追北,三战之剋,遂收齐城。”

次说诸葛亮“刀火牛”败阿瞞。文献载,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智慧超凡的诸葛亮,出山不久即烧了两把大火。第一把火是火烧博望坡,大败夏侯惇。此后,曹操(阿瞞)领军讨伐新野,刘备放弃新野,退至樊城以避曹军,这就引出诸葛亮的第二把火。诸葛亮已经算出曹军兵败博望坡之后,曹操肯定报复,即设计于新野用“刀火牛”冲击之。民间传说中,诸葛亮命关云长父子选精兵组成刀斧手,选犍牛组成刀牛阵,在每头牛的角、腿各绑一把利刃,牛尾上各系浸油的火把,并用五颜六色的布条将牛包扎起来。等曹兵进入新野城,关羽遵令点燃号炮。因火烧尾巴,刀火牛发疯似地冲向曹军,刀斧手紧随杀出,曹兵突然受敌,乱作一团,且自顾逃命,自相践踏,死伤无计。此谓:火烧新野,曹兵大败,诸葛亮计,牛立大功。

再说牛可止战。用牛以止战,发生于春秋时期。《左传》有载:“秦师伐邲,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师涉于敝邑,敢犒从。”秦兴兵讨伐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去成周经商,路上遇到前来袭击郑国的秦军,于是冒充郑国使者,以送4张皮革引礼、再送12头牛犒劳秦军,暗示郑国已预知秦军来袭。同时,他又急忙派人返回郑国禀报,从而使郑国避免了亡国之役。后来,郑穆公以高官厚禄赏赐,弦高坚决辞而不受,传为爱国护国佳话。

进入近现代以来,以牛入战也不鲜见。较为典型的战例有二。一为天津义和团以牛蹶地雷痛击租界联军,二为红军解放吉安以牛破电网打开攻城通道。

先说其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联军屡次袭击义和团,均以租界为基地。晚清名将聂士成的军队曾兴兵攻打之,却为联军埋设的地雷所败。为保卫天津,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决定再攻联军基地。联军十分忌惮义和团的贴身肉搏战,龟缩于基地内,不敢正面交战,却又伺机对外袭击,并在通往基地的各重要路口、

# 也谈牛与战争

■吕国英

路埋设更多地雷,企图阻挡义和团和清军的进攻。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决定效仿古人采用以牛破雷战术。他们对预先准备好的几十头大黄牛进行全副武装——犄角绑上锋利的尖刀,尾巴拴牢多串鞭炮,背上捆柴草、硫磺等易燃物,并用引火线与鞭炮相连接,组成攻击联军的“先锋部队”。当全部装备完毕的“牛部队”被引领至出击地域时,义和团将牛尾巴上的鞭炮同时点燃,随着刺耳声响与烟火升腾,数十头受惊暴怒的火牛向联军基地狂奔而去。埋在基地外围的地雷纷纷被火牛蹶爆。洋鬼子眼见所倚仗的地雷阵被破,惊慌失措。义和团与清军趁势发动猛攻,联军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再说其二。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以牛破电网的战例就发生在红军“九打吉安”的战斗中。之所以称为第9次攻打吉安,是因为此前已经攻打8次,均因守城之敌装备好、城防固,而红军没有攻城重型装备最终止步于城外。虽8次攻城未果,但大大消耗了守敌弹药,瓦解了守敌士气。1930年10月,中央苏区决定第9次攻打吉安。战前会议上,受命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泰和独立营营长萧锋提出用“火牛阵”冲破铁丝网、电网的想法,不仅得到赞许,还得到1500吊钱组建“牛部队”特别经费。独立营士兵委员会主任萧曼玉还专门组织官兵对“牛部队”进行训练,并为每头战牛准备好鞭炮、油桶、棉花、煤油。10月4日晚,随着夜战命令的下达,全副武装的黄牛、水牛在鞭炮炸裂的刺激下,狂躁地奔向敌军的电网、铁丝网,很快冲出几道缺口,为红军攻城打开通路。

关于牛与战争,《中国牛文化千字文·为戎戎篇》中也有记述——

及武犇春秋/屡试不爽矣/勇携田单火/横扫燕阵旗/如契兹犇师/退兵救郑急/秦装丞相谋/新野阿瞞泣/蹶雷闻租区/联军遭痛击/配红攻前冲/庐陵即夜赤

中国战争史上,牛与战争有着遥远的关系。是人假牛战?还是牛通人战?是人赢得了战争,还是牛赢得了战争?抑或是人与牛共同赢得战争?我们今天仍需认真思考,不是检视已成过去的历史,而是关注历史背后的文化。或许,未来战争中,仍将有助物扮演重要角色。



青翠原野 (油画)

侯炳茂作